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駢志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章玉植

駢志卷二十

明 陳禹謨 撰

癸部下

湯之盤銘 凡見學庸語孟者並不詳載

武之盤銘

大戴禮武王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太平御覽滎盆

銘曰與其溺於水寧溺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
朋不可塵也　後漢書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
授物既舉清觴又盛口實

菉竹猗猗

綠薄猗猗

釋文綠薄猗猗注薄一作萹音竹

有斐君子

有邲君子

釋文有邲君子注邲美貌

赫兮喧兮

赫兮宣兮

釋文赫兮宣兮注宣顯也

無情不盡其辭

聽訟必盡其辭

禮記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

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辭不可從必斷以情

誠於中形於外

誠於此形於彼

顏氏家訓宓子賤云誠於此形於彼　汲冢周書誠

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記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有諸已後求諸人

有諸已不非諸人

淮南子云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桃之夭夭

桃之枖枖

說文枖木少盛貌从木夭聲詩曰桃之枖枖於喬切

其葉蓁蓁

其葉溱溱

通典云其葉溱溱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不安於上不以使下

禮記云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

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

維石巖巖

維石嚴嚴

詩敚維石嚴嚴

不察雞豚不畜牛羊

不息牛羊不息雞豚

荀子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

其手　韓詩外傳云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白刄可蹈中庸不可能

白刄可冒中庸不可入

鹽鐵論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

鳶飛戾天

鳶飛厲天

潛夫論鳶飛厲天

君子居易以俟命

孝子居易以俟命

說苑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

家語孔子曰行易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蓋介子山

之行也

天下之達道五

天下之通道五

史記平津侯傳云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

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好學近乎智

好問近乎智

說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積小而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

才者也

獲上有道

上達有道

淮南子云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人十之已千之

人一之我萬之

中論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於穆不已

於穆不似

孟仲子云於穆不似見詩註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大戴禮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注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

每變不同也

衣錦尚絅

衣錦尚蘔

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蘔注蘔讀為絅或作絺

淡而不猒

淡而不醰

劉邵人物志云中庸之德淡而不醰質而不縵文而不繢

奏假無言

鬷嘏無言

左傳云鬷嘏無言

因不失親

姻不失親

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

張説之碑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婚姻字用矣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記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野客叢書云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脫一道字及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孫奕示兒編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道之以政

教之以政

禮記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疏格來也君若敎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

有恥且格

有恥且敬

漢書云有恥且敬

不敬何以別

不敬何以辨

禮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漢

桓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别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視其所以

考其所為

汲冢周書云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

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　大戴禮云考其所為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君子周而不比

君子比而不別

晉語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

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別也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

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問干祿

史記子張問干祿

施于有政

克施有政

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孔子居周之末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

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倨也寧拘

大戴禮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

論稱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詔稱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續漢書建武三十年三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殷人以栢

殷人用石

淮南子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

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為禮不敬臨喪不哀

臨事不敬居喪不哀

大戴禮曾子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我無由知之矣

患所以立

患已不立

潛夫論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

幾諫

微諫

禮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注微諫不倦者子于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

晝寢

畫寢

筆解韓曰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按唐語林宰予晝寢梁武帝讀

為寢室之寢畫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人皆以為韓文所說而不知始于梁武故特著之　又野客叢書寢者寢室也葢晝當居外夜當居内宰我晝居内未必留意于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此說得之

子文三為令尹三已之

叔敖三為令尹三去之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

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微生高

尾生高

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後漢紀云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

改其樂

孟之反

孟之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預注之側孟氏族字反

文質彬彬

文質份份

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府巾切通語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雝文質彬彬徐幹庶幾

博文約禮

博學約之

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

依於仁游於藝

依於德游於藝

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謂禮樂射御書數

未嘗無誨焉

未嘗無悔焉

論語釋文魯讀誨為悔言自束髮脩行以來未嘗無可悔者亦自一說

富而可求

富不可求

說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

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五十學易

五十以學

論語釋文魯讀易為亦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得見有常者斯可矣

春秋繁露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誠唯弟子不能學也

論語釋文魯讀正為誠

丘之禱久矣

吾卜之久矣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

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啓予足

跢予足

說文跢予之足

孟敬子問之

孟儀往問之

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

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弗能可也

太宰問子貢

太宰問孔子

列子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河不出圖

雒不出書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鄉黨恂恂

鄉黨遜遜

陸賈新語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　劉脩碑

云鄉黨遜遜如也　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便便

素衣麑裘

麛裘絞衣

禮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絞蒼黄之色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猶襃也狐裘黄衣以裼之黄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

褻裘長

紺衣長

說文紩衣長短右袂

狐貉之厚

狐貉之厚

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徐鉉曰舟非聲未詳下各切

瓜祭

必祭

論語釋文魯讀瓜為必

鄉人儺

鄉人裼

禮記鄉人裼鄭注裼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强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裼音傷鬼名也

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孔疏鄉人裼者庾云裼是强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强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强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

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書齋夜話論語曰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作儺字者是記云鄉人禓朝服而立於阼階作禓字非

君賜生

君賜牲

論語釋文魯讀生為牲

朝服拖紳

朝服袉身

說文袉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袉身唐左切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爲輕肆也不親指者爲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按論語釋文車中

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　又禮記曰車上不廣欬鄭玄注云為若自矜廣猶弘也立視五巂注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為槼式視馬尾注小俛顧不過轂

子路共雉

子路掩雉

衡波傳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八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　呂氏春秋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社神牽繫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天喪予

天祝予

春秋繁露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鹽鐵論云子

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

億則屢中

意則屢中

漢書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意讀曰憶

子在回何敢死

我存夫安敢畏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北史李彪既歸本鄉帝壯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曰子在回何敢死

浴乎沂

沿乎沂

筆解韓曰浴當為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

有浴之理哉

風乎舞雩

諷于舞雩

仲長統云諷于舞雩之下

詠而歸

咏而饋

論語釋文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　論衡云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棘子成

革子成

古今人表作革子成

片言折獄

片言制獄

論語釋文魯讀折為制

子路無宿諾

宰我無宿問

大戴禮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刑罰不中

刑罰不衷

後漢梁統疏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名之必可言

為之必可名

史記云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茍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

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

中論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

無樂乎為君

莫樂為人君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壊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堯舜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其父竊羊而子謁之

呂覽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告之上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前漢書贊曰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注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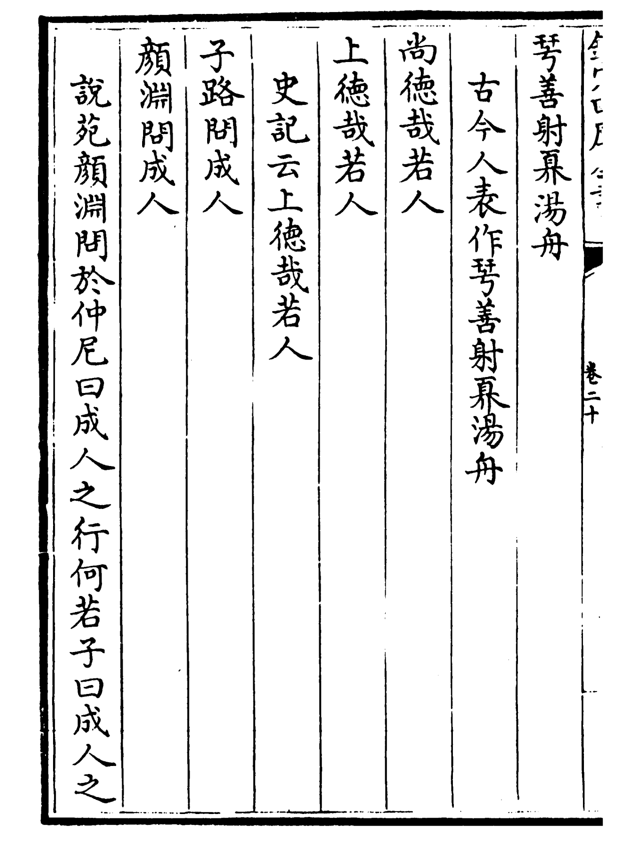
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

不可以作巫醫

不可以為卜筮

禮記緇衣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注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猶不能定其吉凶况於人乎

羿善射奡盪舟



弓善射奡湯舟

古今人表作弓善射奡湯舟

尚德哉若人

上德哉若人

史記云上德哉若人

子路問成人

顏淵問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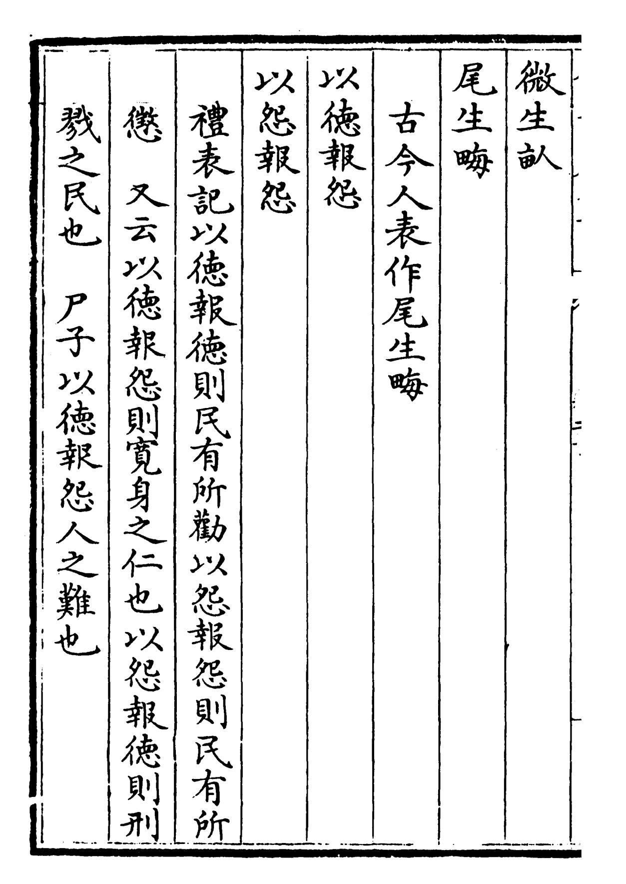
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

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揚子云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　文中子云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

正而不譎

法而不譎

漢書云齊桓公法而不譎



微生畝

尾生晦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以德報怨

以怨報怨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

懲　又云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

戮之民也　尸子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荷蕢

荷臾

説文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

諒陰

亮陰

説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庶子聽於冢宰三年　家語子

張問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以杖叩原壤

荷杖問弟子

呂覽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

之間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

闕黨童子

厥黨童子

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小人窮斯濫

小人窮斯𡢃

說文𡢃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云小人窮斯𡢃矣盧

瞰切

無為而治

無為而制

春秋繁露云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

無為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外

春秋繁露云仁者愛人不在愛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蔡邕正交論身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

在乎躬

小慧

小惠

論語釋文魯讀慧為惠

友便佞

友諞佞

説文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諞言論語曰

友諞佞部田切

君子有九思

君子有三思

荀子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學老思教有思施

問一得三

學一知二

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媿而勉

不究故畫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

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

曰日就月將

邦君之妻

國君之妻

白虎通云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

謂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

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命相近也事相遠也

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或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

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

向言為然

偃是前言戲之耳

由是前言戲之耳

家語子路嘗拯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

夫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

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圖報也子曰

由是也前言戲之耳

佛肸

茀盻

古今人表作茀盻　史記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名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色厲而内荏

情疏而貌親

禮表記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疏

許氏說文穿窬者外貌為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

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其未得之也患不得

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孫奕示兒編云

按家語比論語多一不字辭意較明

古之矜也廉

古之矜也貶

論語釋文魯讀廉為貶

天何言哉

夫何言哉

論語釋文魯讀天為夫

柳下惠為士師

柳下惠吏於魯

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

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茍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接輿歌而過

接輿游其門

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按困學紀聞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曰荆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甚甘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嘗讀莊子注諸解迷陽者率未了了得此可為一快

滔滔者天下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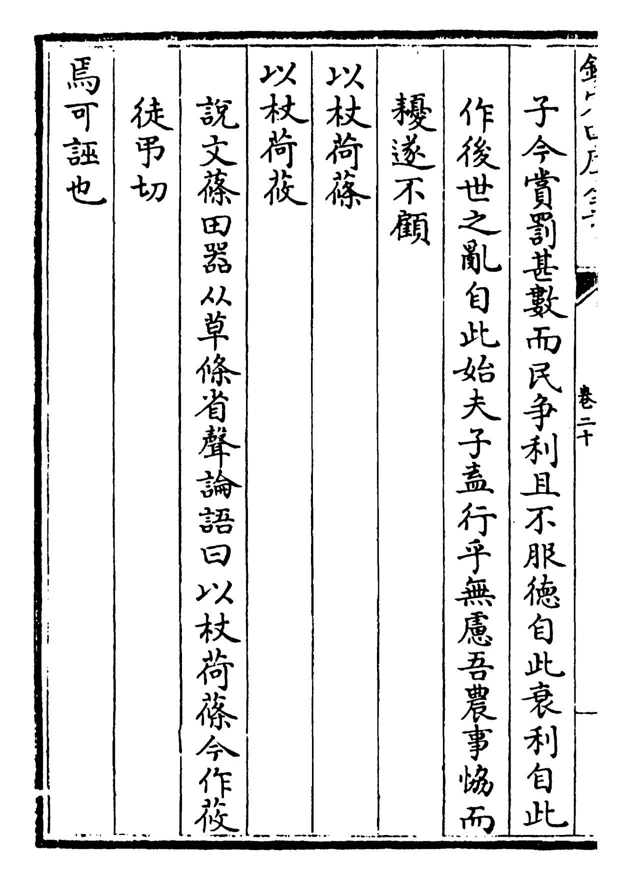
悠悠者天下皆是

史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子高耰而不顧

桀溺耰而不輟

呂氏春秋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



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恊而耰遂不顧

以杖荷蓧

以杖荷莜

說文蓧田器从草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蓧今作莜

徒弔切

焉可誣也

焉可憮也

漢書薛宣傳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蠋

說苑云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蠋也有害於明　太平御覽引論語食亦作蠋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墨子湯曰惟予小人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説於上帝鬼神

王何必曰利

君不可言利

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我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

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子思子孟子問牧民之道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南齊書蕭子良引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禍患所遵正宮仁義為本　舊唐書裴諝傳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

之疾若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
以利為
賢者亦樂此乎
仁人亦樂此乎
韓詩外傳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
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
白鳥鶴鶴
白鳥翯翯

大雅白鳥翯翯

謂其臺曰靈臺

命其臺曰靈臺

賈太傅新書云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麕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　又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

於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作邑於豐起靈臺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　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為靈臺　三輔故事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三輔黃圖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

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　長安志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地也臺沼囿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考獨靈臺遺址至貞觀尚在魏王泰括地志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

漢書食貨志贊曰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而

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師古曰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氏莩音蕔有梅之蕔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厨有腐肉廄有肥馬

鹽鐵論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

漢書貢禹諫文帝曰廄馬食粟將萬匹天下之民所

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北齊書後主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鷄亦號開府犬馬鷄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

作俑者無後

為俑者不仁

禮記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

人乎哉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浡然興雲沛然下雨

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浡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廹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躧舄視不出閣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釁鐘以牛

釁廟以羊

大戴禮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内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帨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同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

以羊易之

以豕易之

幽求子云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

是心足以王

吾君有王道

晏子春秋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

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

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

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

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

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

此聖王之道也宋史程顥傳顥聞帝宫中盥避蟻顥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

聞其聲不食其肉

聞其聲不嘗其肉

賈太傅新書云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又

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

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

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蔚羅草木不零落
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
胎不殀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
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
害物也如是

挾泰山以超北海

挈泰山以越河濟

墨子曰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刼有力矣自古及

今未有能行之者也

恒産

經産

管子民有經産房玄齡注經常也民不務經産則倉廩空虛

財用不足

圍方四十里

宣王囿五里

後漢書靈帝紀初作靈泉罼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

臣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時春秋有譏盤於游田周公作戒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甿憤

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

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里

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

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章懷太子注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

及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耳揚子雲

羽獵賦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

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文王之囿與民同之

文王之囿與衆共之

世說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殺禁地鹿者身死産没官

魏志高柔傳是時殺禁地麋鹿者身死財産没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

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寛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桑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

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計虎狼所食雕鶚所害何可勝數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太王事獯鬻

黃帝逐葷鬻

外紀黃帝北逐葷鬻 史記匈奴傳葷粥居於北蠻

曷敢越志

誰敢干志

搜神記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暝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志者風波立霽

放於琅邪

南至琅邪

管子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

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　晏子春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瑯琊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

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顰眉之

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按括異志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儛曾游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觀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汝南縣君周氏墓志云祔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令出裘發粟於饑寒

晏子春秋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

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途者無閒其鄉所睹於里者無閒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昔者文王之治岐

昔文王之治西土

墨子曰昔文王之治西土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

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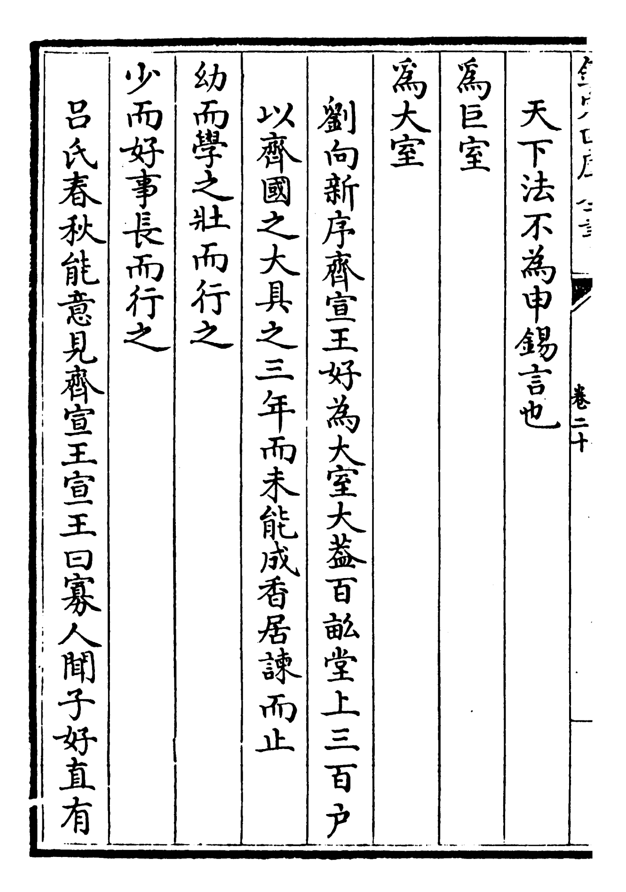
唐書鄭注搆宋申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崔玄亮率

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

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

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

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



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

爲巨室

爲大室

劉向新序齊宣王好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户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香居諫而止

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少而好事長而行之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

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使人琢玉

使工製冠

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又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

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罪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桓子新論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

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繒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繒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良工者非為其敗繒而冠不成歟今治國不求良士而任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繒之效耶王無以應

太王居邠

太王去邠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

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

劉子新論昔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　孔叢子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

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　莊子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

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呂氏春秋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淮南子

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說苑云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以强暴侵凌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獯鬻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

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後漢書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將見孟子

將見伊尹

墨子曰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

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評曰臧氏沮軻彭氏沮尹一也而魯信臧氏以輟駕商斥彭氏以下車則所遭之主殊也然詎非天哉　論衡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戾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速於置郵傳命

疾乎以郵傳命

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不膚撓不目逃

不色撓不目逃

韓非子曰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

狙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　惠孟見宋康王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

詖辭知其所蔽

詖辭知其所離

鶡冠子云詖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

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
其所飾遁辭者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
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立　易大傳云將叛者其辭慙
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
商子云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

追天之未陰雨

隸天之未陰雨

說文云隸及也从隶㠯聲詩曰隸天之未陰雨徐鉉曰㠯非聲未詳徒耐切　家語殆天之未陰雨

天作孽猶可違

天作蘖可違也

禮記天作蘖可違也自作蘖不可逭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

亢倉子曰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

國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

得人虜皇而歸之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

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

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

而拯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

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

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悦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乍見孺子入井

人見孺子入井

孟子書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今孟子少異

矢人惟恐不傷人

矢人者不為不仁

柳宗元守道論云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　韓非子云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愛憎人也　又云輿人欲人富貴棺人

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輿人不用人不死則棺不價非有仁賊利在其中　無能子曰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諧其所欲爾　慎子曰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仁者如射

射者仁道

禮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齊策安平君田單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

采薪之憂

負薪之憂

文選注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

時有負薪之憂

王無恚焉

穿何慚焉

孔叢子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

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

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

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

彼丈夫我丈夫

彼人也我人也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鹽鐵論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　或問於鹿門子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脩乎哉

今滕絶長補短

今秦斷長續短

國策云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

飦粥之食

饘粥之食

禮記曾申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孔頴達疏曰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是為父饘粥之

食厚曰饘希曰粥孝子朝夕食米一溢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

故云自天子達

上有好者

上好是物

禮記緇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殷曰序周曰庠

殷曰庠周曰序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

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得分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

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同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讐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是仁道泯焉

獸跡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獸迒鳥远之道交於中國

路史云獸迒鳥远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是時帝鐖巨浸稽天而與人虞舜自脩家政所在數有美祥帝知其聖於

是舉之重土之地而歷試之

禹八年於外

居外十三年

史記云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鹽鐵論云禹𡸁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文選東方曼倩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葢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用夏變夷

以夏變夷

後漢書范曄論引孟子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

揚子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

荆舒是懲

荆荼是懲

史記云荆荼是懲　穀梁傳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人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荆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羣舒叛之 仇池筆記云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荆舒是懲識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

枉尺而直尋

詘寸而信尺

漢書終軍曰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尸子載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文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　鹽鐵論云小枉大直君子為之　汜論訓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湯遺羊於葛伯

湯獻牛於荆伯

帝王世紀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越絶書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

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猷牛荆之伯也

齊語楚語

齊言楚言

漢書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

韓詩外傳云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 呂氏春秋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士徃拜其門

士拜於其室

禮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異於君惠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

陳仲子頻顣生鵝

裴公美不食𩛆鹿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兄儔弟俅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俅𩛆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按宋書王惠傳兄鑒頗好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

春秋繁露曰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而已　韓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

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又曰釋法術而心治

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

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

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

不愆不忘

不騫不忘

春秋繁露云不騫不忘　文選云不僭不忘說苑作亡

無然泄泄

無然咄咄

詩攷云無然咄咄　說文詍多言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詍詍余制切　爾雅作洩洩

責難於君謂之恭

彊君所不能為忠

後漢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禮人不荅反其敬

敬人而不必見敬

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

不能以令又不能聽是生亂也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

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静余惟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景公女

齊桓公女

越絶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郭縁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
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
水也女水導川東𣆀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
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𤣥明惡之寢病而亡
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隨淪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誰能執熱解不用濯

墨子云誰能執熱解不用濯　又云猶執熱之有濯

也將休其手焉

滄浪之水清

悠悠之水清

楚辭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王逸注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暗可以濯吾足宜隱遁也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道在邇而求諸遠

道在易而求之難

淮南子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

其心正則童子瞭然

白帖注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乎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無肴膳閔曾不能率養

鹽鐵論云孝子日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率養

遷於負夏

遷於負黍

帝王世紀云遷於負黍　又史記云就時於負夏

文王生於岐周

文王生於東夷

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子産以乘輿濟人

景差以陪乘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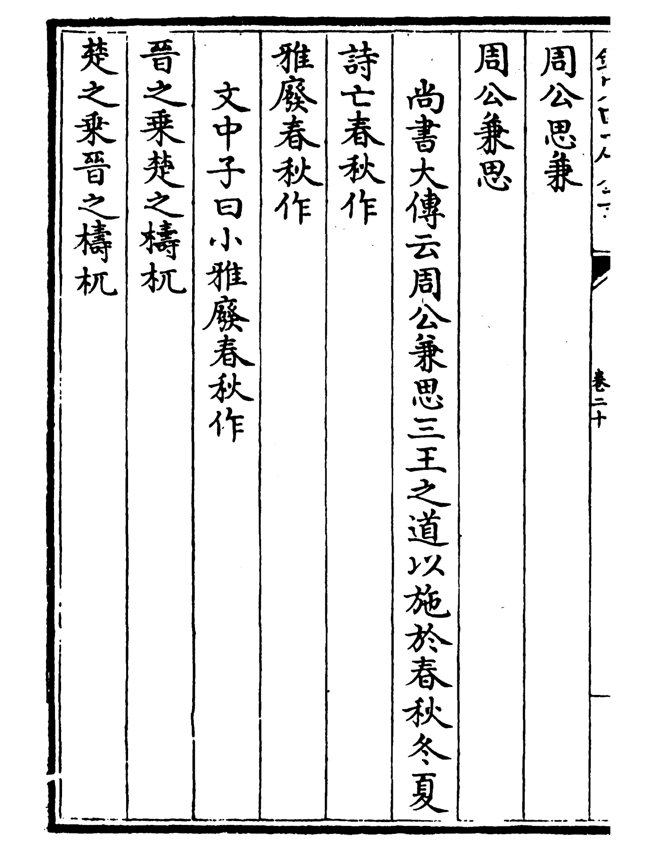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

為人國相豈不顧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蔽賢者不祥

不知賢不祥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說苑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邪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周公思兼

周公兼思

尚書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詩亡春秋作

雅廢春秋作

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

楚之乘晉之檮杌

後漢紀云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袁宏曰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　公羊傳云春秋魯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庚公斯學射於尹公他

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

左傳初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庚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兩鉤而還

愛人者人恒愛之

自愛然後人愛諸

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朝之憂

說苑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又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我亦人也

我何人也

賈太傅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閒寛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

是以如是其急

自任如此其重

鹽鐵論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禄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請退而反

請冠罷而復

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

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禮記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不若是怒

不若是恝

說文云恝忽也从心㓞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恝呼㓞切

父母之不我愛

弟妹之不我親

路史云父母之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按越絶書舜親父假母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尸子亦云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路史舜妹婐首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婐一音畫也婐又或作擊一作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

有妻子則慕妻子

妻子具則孝衰矣

管子曰衆人之用其心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爵祿滿則忠衰矣

五十而慕

五十猶慕

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孟子嘗曰舜年五十不失其孺子之心見鄭康成坊記注

使舜完廩

使其塗廩

竹書紀年沈約注曰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

鬱陶思君爾

思舜正鬱陶

史記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

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廪與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象日以殺舜為事

瞽叟象每欲殺舜

路史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媒首每為之解

流共工於幽州

流共工於幽陵

史記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史記三王世家太史公云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

埶同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

源源而來

謜謜而來

說文云謜謜徐言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

魚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韓非子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

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
而臣也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禮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避國君也恐民之惑也　前漢高帝紀云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

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欲拜上大驚挾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荀悅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

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舜薦禹於天

舜薦禹爲嗣

史記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宋書符瑞志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下大靁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扶樂正狂走

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笎笙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

吾君之子也

帝禹之子也

史記云帝禹東廵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

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　越絶書云夏啟獻犧於益

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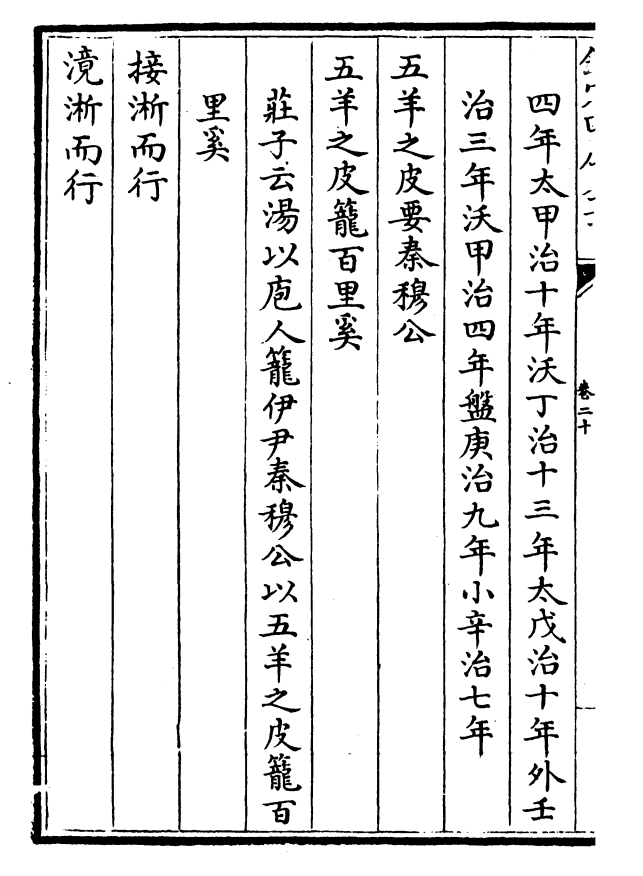
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

啓歲善犧牲以祀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外丁三年仲壬四年

陶隱居年紀云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



四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五羊之皮要秦穆公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莊子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接淅而行

滰淅而行

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　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本許氏語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聖之中者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金聲而玉振

玉潤而金聲

後漢班固傳玉潤而金聲注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周室班爵禄

王者制爵禄

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

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音班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制三公一命卷音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呂氏春秋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帝館甥于貳室

帝館之于貳室

路史舜之潛德堯實知之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垤而

蔭翳棌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于貳室

于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

辭尊辭富

辭貴辭富

禮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

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邦曰市井之臣

儀禮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

則曰刺草之臣

孟子論夜氣

屈子論夜氣

楚辭遠遊篇云一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

無為之先

惟心之謂與

人心其神乎

揚子云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静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

舍生取義

舍生重義

後漢書范瞱論云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

若義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義全生可也

杯水救車薪

一勺救車薪

文子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杜恕篤論云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彊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彊而性弱

朋堯之朋

冠堯之冠

傅子云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　桓寛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五就湯五就桀

三就文三入殷

鬼谷子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

是故無賢者也

夫子誠無善耳

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髠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髠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

肓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日揖封生髙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齊策淳于髠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

于髠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髠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髠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髠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評曰髠漫托賢者之疇夫賢孰如孟子哉髠弗之識彼所見七士可知已髠之識賢殆無異瞽師之别黑白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六國五霸之罪人

前漢紀荀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霸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

齊桓公盟諸侯

晉文公盟諸侯

春秋繁露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管子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

晉文公春秋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

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左傳襄十一年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

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曰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無曲防無遏糴

無障穀無貯粟

公羊傳云無障穀無貯粟　穀梁無雍泉無訖糴

由今之道

居今之朝

鹽鐵論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仁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按朱紫陽曰似是見成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有事君人者

有事人君者

後漢書陳蕃疏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矣

昏暮叩人閉户無弗與者

昏暮叩人門户貪夫不恡

鹽鐵論云富則仁生澹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户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

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淮南子曰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魚者也

舜蹠之分

堯桀之分

漢書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

不拔一毛

不損一毛

列子云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

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摩頂放踵

摩頂致踵

文選李善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利天下

為之劉熙曰致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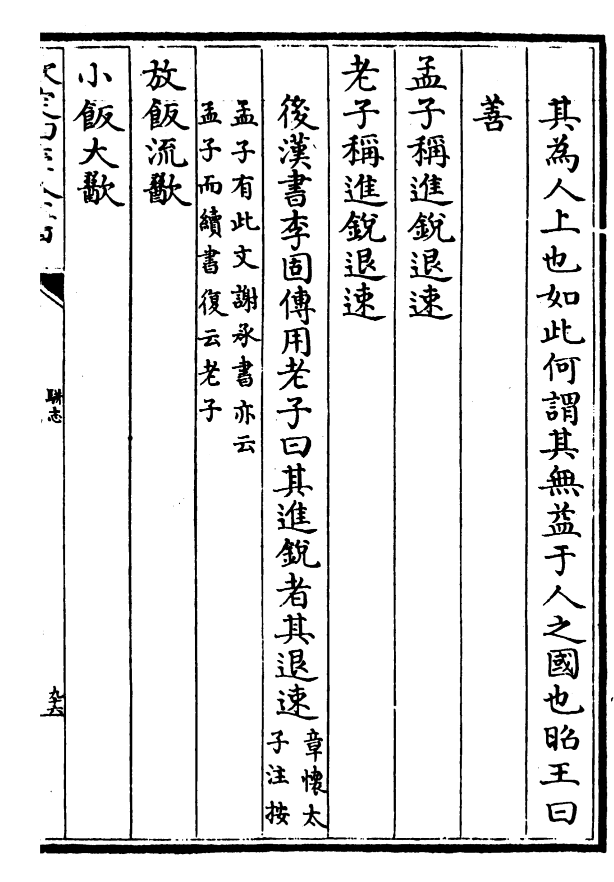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

墨子云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于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于耕織也 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

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

之者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其為人下也如彼



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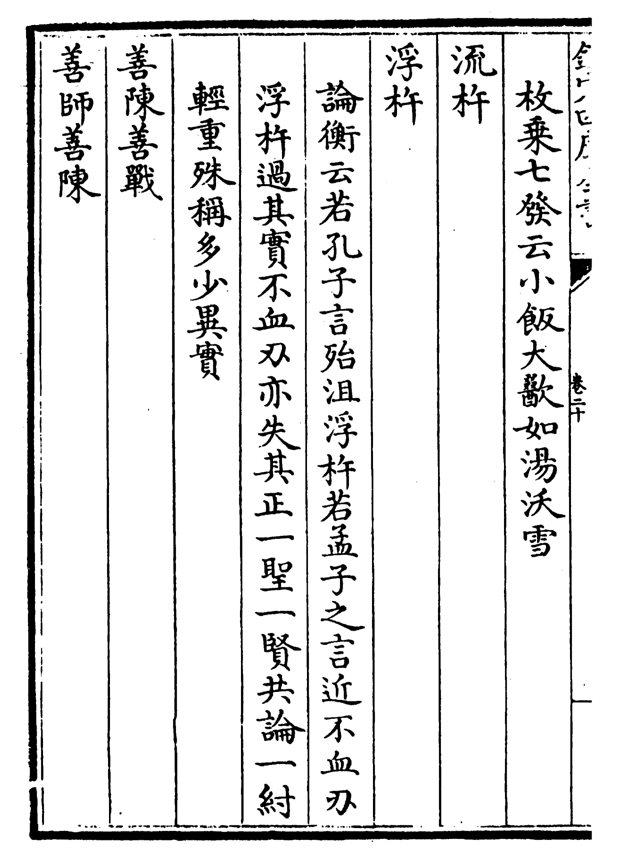
孟子稱進銳退速

老子稱進銳退速

後漢書李固傳用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章懷太子注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書復云老子

放飯流歠

小飯大歠



枚乘七發云小飯大歠如湯沃雪

流杵

浮杵

論衡云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

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

輕重殊稱多少異實

善陳善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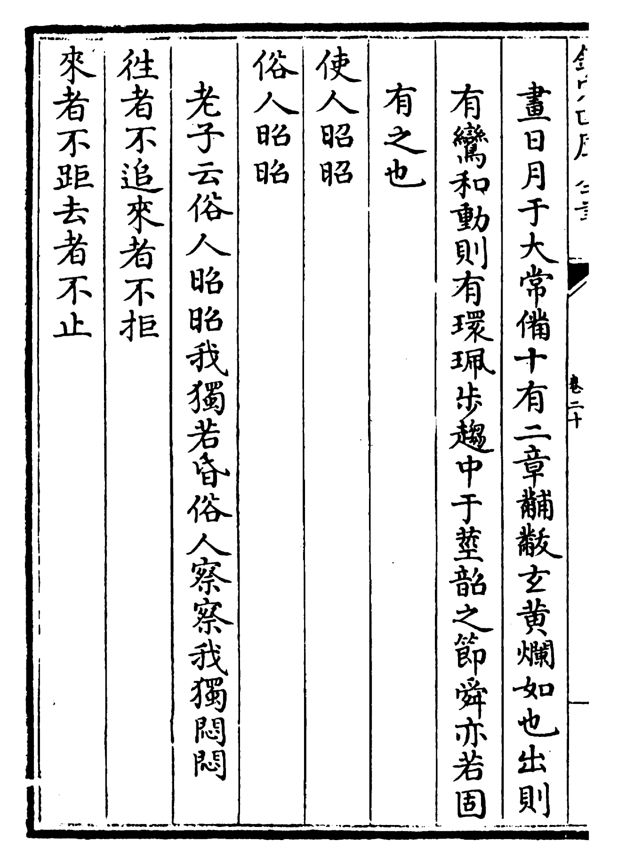
善師善陳

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二女果

二女婐

說文婐婐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為天子二女婐烏果切　子華子曰堯居于衢室之宫垂衣而襞幅邃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晝日月于大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黄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環珮步趨中于埜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使人昭昭

俗人昭昭

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來者不距去者不止

荀子云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養心莫善寡欲

養心莫善于誠

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　程子曰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不食羊棗

不嘗梹榔

齊書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為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終身不嘗檳榔　梁書陶子鏘母嗜蓴母没後嘗以供蓴及後一冬嘗蓴不得痛恨慟哭遂長斷蓴味　華陽國志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惡似而非者

皆似而非者

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藜牛之黄色也似虎白骨疑象碔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吕氏春秋云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吴干者賢者之所患患人之博文辯言而似通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文選阮元瑜曰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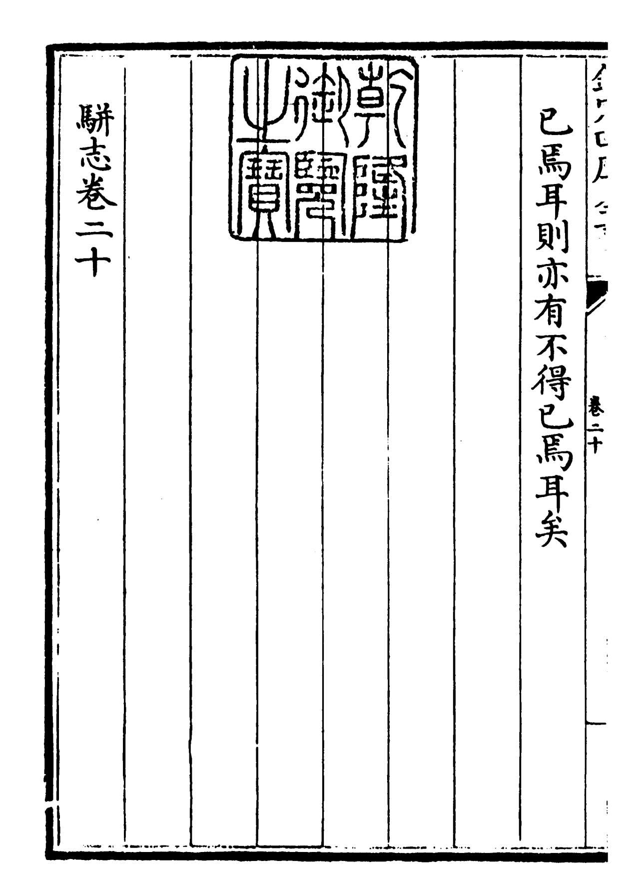
為變觀濟注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　淮南子云使人之相去也如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惟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舊唐書唐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葢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雕卉薏苡惑珠者哉

由孔子而來至于今

由孟子而來至于今

春秋胡傳曰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葢有不得



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駢志卷二十